

一、殖民时期文学

1. 巴西文学的起源

1500年3月9日，一支由13艘船只组成的葡萄牙船队，奉曼努埃尔国王之命，由首都里斯本特茹河起航，领队是身为贵族的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船上共载有1200人，其中包括几名传教士和一些被放逐的罪犯。船队抵达佛得角后，开始转舵向西航行。4月22日，船员们看到了一片陆地。两天之后，船队航行至一个避风港。他们在此停留了一周，对该地进行考察，并与当地土著人进行了初次接触。船队所到之处就是现今巴西东北部沿海地区，自此巴西沦为葡萄牙殖民地。随后一些葡萄牙冒险家、历史学家和旅行者纷纷来到巴西，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对这片新奇土地的自然风貌以及当地土著居民的情况进行了描绘与报道。随着一批批葡萄牙殖民者的涌入，耶稣会传教士也开始来到巴西。为了向葡萄牙殖民者和土著印第安人传播教义，他们创办教会学校，进行宗教宣传，写出了许多布道词和带有传教色彩的诗歌与戏剧。这样，报道性质的纪事文学和传播教义的耶稣教文学便成了巴西文学的起源。

纪事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佩罗·瓦兹·德·卡米尼亚（Pero Vaz de

Caminha, 生平不详), 此人是卡布拉尔所率船队的书记官。他把船队在一个星期内的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 写成报告, 讲述了发现巴西的经过。船队立刻派一只船返回葡萄牙, 将该报告上呈国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佩罗·瓦兹·德·卡米尼亚奏折》(*Carta de Pero Vaz de Caminha*)。这份充满激情的奏折对当地的自然风光和土著居民进行了生动逼真的详细描绘, 使这一历史文献具有了鲜明的文学色彩, 因此被视为巴西文学的开端。在其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 较有价值的纪事文学作品还有佩罗·德·马加良埃斯·甘达沃所写的《关于巴西陆地》和《我们俗称为巴西的圣克鲁兹省之历史》、加布列尔·苏亚雷斯·德·索萨所写的《对巴西之描述》和《巴西新闻》以及费尔南·卡尔丁神父所写的《巴西大陆及其居民》等。

耶稣教文学的代表人物是若泽·德·安希埃塔神父(José de Anchieta, 1534—1597), 他是16世纪最主要的一位作家。安希埃塔神父出生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1550年进入葡萄牙科英布拉耶稣教会学校读书, 1551年成为耶稣会传教士, 两年以后抵达巴西传教, 1597年病逝于巴西。他热忱地在巴西从事传教活动, 创办过教会学校, 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报告书和布道词, 还依据16世纪葡萄牙流行的模式写过诗歌, 模仿葡萄牙著名剧作家吉尔·维森特写过大量用来宣传教义的短剧。安希埃塔神父是巴西文化的开拓者, 被视为巴西最早的一位作家。

这一时期应该提及的作家还有曼努埃尔·达·诺布雷加神父(1517—1570), 他于1549年来到巴西传教, 是《关于转变异教徒的对话》和《巴西来信》的作者。

这类纪事文学作品和耶稣教文学作品都还难以称之为真正的文学创作, 它们本身更具有文献和宗教宣传性质, 但是由于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 因此被视为巴西文学的起源。

2. 巴洛克时期

1581 年至 1640 年，葡萄牙处于西班牙王室的统治之下。受西班牙作家贡戈拉夸饰主义文风的影响，巴洛克一贡戈拉派诗歌在葡萄牙文坛上风靡一时。这种文风自然也波及到作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巴西。

1601 年，出生于伯南布哥州的本托·特谢拉（Bento Teixeira, 1561?—1618?）所创作的史诗《拟声》（*Prosopopéia*）一书在葡萄牙里斯本出版，标志着巴西文学进入巴洛克时期。这部作品在形式上极力模仿葡萄牙伟大诗人卡蒙斯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颂扬了伯南布哥领地受赠人若热·德·阿尔布克尔克·科埃略的功绩。《拟声》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并不高，但由于它是第一部正式印刷出版的巴西文学作品，因此便以其历史价值而在巴西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当属格雷戈里奥·德·马托斯·格拉（Gregório de Matos Guerra, 1633—1696）。马托斯出生于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市，父亲为葡萄牙人，母亲是巴伊亚州人。他先是在当地一所耶稣教会学校读书，1652 年前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攻读法律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在里斯本附近地区担任过法官。由于他写的讽刺诗引起了人们的怨愤，遂于 1681 年返回巴西。他曾在巴伊亚州教会里担任过一些显要职务，但因生活放荡不羁，所写的讽刺诗尖刻无情，后被解除了教会职务，并被流放到安哥拉。1695 年重返巴西，翌年死于伯南布哥州累西腓市的一所精神病医院。

马托斯写过一些优秀的爱情诗和抒情诗，晚年也写过一些宗教诗，然而其成就最高的作品是讽刺诗。他目光锐利，且不肯趋炎附势，所写的讽刺诗充满战斗性，犹如一把把匕首，无情地刺向当时的社会：

此城所缺何物？……真理。
 此城以何为羞？……声誉。
 此城还缺何物？……廉耻。^①

金钱带来的罪恶、道德的沦丧、小市民的惟利是图、医生的不学无术、教士的伪善、贵族的虚荣、当权者的专横暴戾以及宗教对人们的腐蚀，无不受到他的辛辣讽刺，诗人因此而被称为“地狱的嘴巴”。他的讽刺诗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逼真写照，请看他的一首名为《对那时巴伊亚市的描绘》的十四行诗：

每个地方总有一位高官，
 想要管辖我们的茅屋和葡萄园；
 他们不会管理自家的厨房，
 却居然能治理整个天下。

每家门口总有一个耳目经常光顾，
 对男女邻居的生活进行
 询问、偷听、窥视、打探，
 目的在于带他们去广场受难。

许多不知羞耻的黑白混血儿
 被带到大人先生们的脚前，
 一切无赖的勾当都握在他们手里边。

① 引诗自译（以下除有说明，所引诗文均为自译），选自《葡萄牙语文学史》第 90 页。

市场上盘剥重利令人吃惊，
凡逃脱不开的人都极为贫穷，
这就是巴伊亚市的情景。^①

由于他的讽刺诗重现了巴西、主要是巴伊亚市形形色色的社会场景，因而成为研究那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宝贵历史文献。“也许是出于无意，他写的诗作成了我们的第一份报纸，上面记载了那一时代发生的大大小的丑闻和偷盗、犯罪、通奸的情况，还有他兴高采烈地加以描绘的圣像游行、生日庆祝、出生典礼的情景。”^②

马托斯的诗歌创作深受西班牙夸饰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贡戈拉和克维多的影响，具有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如追求新奇、夸张以及强烈的对比等等。诗人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担任过显要职务又遭到过流放，放荡不羁又维护伦理道德而且信奉宗教，写讽刺诗又写抒情诗和宗教诗。这种双重性同样也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得到了体现，使苍天与大地、永恒与瞬息、肉体与精神、邪恶与善良、犯罪与悔悟等等相对立的事物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同时并存。马托斯具有较高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不仅是巴洛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也是巴西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1923年至1933年期间，巴西文学院出版了他的六卷本全集。

17世纪需要提及的另一个人物是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Antônio Vieira, 1608—1697）。安东尼奥·维埃拉生于葡萄牙里斯本市，6岁时随全家移居巴西巴伊亚州，曾在一所耶稣教会学校读书，后加入耶稣会，成为一名神父。1641年代表殖民地政府前往里斯本庆贺新国王加冕，并成为国王顾问和王室布道人。后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于1652年返回巴西，致力于向印第安人传教事业。他反对殖民者奴役印第安人，主张解放印第安奴隶，因此被殖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45页。

② 选自《葡萄牙和巴西文学辞典》第208页。

民者驱逐，于 1661 年前往葡萄牙。1665 年被宗教裁判所关进牢狱，监禁于科英布拉市。获释后曾在罗马和里斯本居住，1681 年返回巴西定居，直至病逝。

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一生写下六百余篇布道词和书信。与其他传教士不同，他的布道词多以政治和社会问题为题材，思路清晰，论述缜密，内容具体，对社会具有清醒而又敏锐的洞察力。虽然其布道词内容多取材于当地的某些具体事件，却能见微知著，以小喻大，使其具有普遍意义。雄辩、嘲讽、富有战斗性，更使其布道词别具一格。请看他的一篇以《盗贼》为题的布道词中的部分段落：

归根结底，我所谈及之盗贼非因贫困和命途乖蹇而成为盗贼之不幸者。正如所罗门所言，贫困本身亦可豁免或减轻其罪过。为果腹而行窃者不会走向亦不会被带往地狱。我所谈及之不仅走向亦会被带往地狱者乃范畴更广等级更高之盗贼也……真正应得到盗贼之称号者，乃国王将兵团和军团交付其指挥者，或将外省交付其管辖者，或将城市交付其治理者也。此等之人狡猾奸诈，且权势在握，对人民下手行窃与掠夺。其他一些盗贼只对一个人行窃，而此等盗贼则对城市及王国行窃。其他一些盗贼行窃必冒有风险，而此等盗贼行窃则无需担惊受怕亦无风险可言。其他一些盗贼行窃要被处以绞刑，而此等盗贼行窃却将他人处以绞刑。第欧根尼之目光较其他人更为深透，看到众多当权者及司法大臣们将一些盗贼送上绞刑架时便开口大叫：大贼将小贼送上了绞刑架。^①

显而易见，这篇题为《盗贼》的布道词并非针对为求生存而行窃的普通盗贼，而是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社会大量存在的腐败现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37 页。

象。

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的布道词简洁明了，即使最具巴罗克色彩，也以丰富多彩的词汇和感情充沛的语言使其他众多的传教士相形见绌。正因为以上种种原因，他被视为 17 世纪葡萄牙同时也是巴西最伟大的作家。

1943 年至 1945 年间，巴西首次出版了他的十六卷本的《布道词集》。1953 年至 1954 年间又出版了《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选集》。

这一时期的另一位代表诗人是曼努埃尔·贝特略·德·奥里维拉（1636—1711），然而他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却远不及马托斯。在《帕尔纳索的音乐》（1705）一诗中，他竭力模仿西班牙诗人贡戈拉，矫揉造作，充满雕琢和夸饰。他最优秀的创作是一些描写自然景物的诗歌，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已经可以看到正在形成的美洲本土主义的某些色彩。

到了 18 世纪初期，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巴西出现了以巴伊亚地区为主的几个经济文化中心。在历任总督的赞助下，萨尔瓦多市和里约热内卢市模仿葡萄牙的模式先后成立了“被遗忘者学会”、“幸福者学会”、“精选者学会”和“文艺复兴者学会”等文学团体，巴洛克—贡戈拉派诗歌一时成为宫廷文学。这些文学团体的成员脱离时代，脱离社会，一味追求夸饰和极端的矫揉造作，没能创作出可以传世的佳作，至今已被人们遗忘。

3. 阿卡迪亚时期

18 世纪中期，随着采矿业的兴起，巴西的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些在葡萄牙接受高等教育的殷实人家子弟，受欧洲及葡萄牙的阿卡迪亚派（亦称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影响，对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学以及 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极为推崇。他们主张诗歌要简洁明快和通畅流利，反对 17 世纪流行于巴

西宫廷的巴洛克一贡戈拉夸饰主义诗歌。在这些中间涌现出一批颇具才华的诗人，巴西诗歌因此而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这些被称为“米纳斯吉拉斯州派”的诗人在接受欧洲及葡萄牙文学影响的同时，又把土著印第安人和巴西的自然景色作为题材写进他们的作品，在以神话为题材的诗歌和田园诗中染上了美洲本土主义色彩，从而使巴西文学出现了独立倾向，巴西民族文学自此开始破土萌生。

这一时期的主要诗人有以下几位。

克拉乌迪奥·曼努埃尔·达·科斯塔(Cláudio Manuel da Costa, 1729—1789)，米纳斯吉拉斯州人。他先是在本地读书，后进入里约热内卢市耶稣教会学校学习。1749 年前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攻读法律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754 年返回巴西，担任过律师，也在政府任过职，因参与 1788 年至 1789 年间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发生的一次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史称“米纳斯吉拉斯密谋案”或“不信任运动”）而遭逮捕，并于狱中遇害。

科斯塔是“米纳斯吉拉斯州派”最富有才华的诗人之一，是把阿卡迪亚派诗歌引入巴西的第一位。他早期创作的诗歌，如《立体的肌肉》(1751)、《哀歌》(1753) 和《爱情的迷宫》(1753) 等，尚属巴罗克风格的诗歌，1768 年出版的《诗集》(Obras) 则属于阿卡迪亚派诗歌。由此可见，他是由巴罗克风格转向阿卡迪亚派诗歌的一位诗人，《诗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巴西阿卡迪亚时期的开始。科斯塔的诗歌创作深受 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葡萄牙伟大诗人卡蒙斯的影响，写出过一些相当出色的十四行诗，请看他的一首警告岩石爱情是不可抗拒的十四行诗：

高耸的岩石筑成大自然，
那便是我出生的摇篮。
在如此坚石中间成长的人，
却生就一个脆弱的胸膛，一颗温柔的心！

爱情战胜了猛虎，
随之又将我俘获，
向我的心灵宣告一场罕见的战争，
而我的城堡却不够坚固。

尽管我深知危害所在，
却缘于我意志欠坚，
从而无法逃脱盲目的欺骗。

你们，炫耀自己坚硬的岩石，
害怕吧！发抖吧！因为哪里抵抗越甚，
专制的爱情就越向哪里进攻。^①

作为巴西第一位典型的阿卡迪亚派诗人，科斯塔的诗歌创作对同时代的其他诗人颇有影响。除抒情诗外，他还写过一部史诗《维拉里卡》（1839），讲述了维拉里卡市发展的进程，但其文学价值不是很高。

托马斯·安东尼奥·贡萨加（Tomás Antônio Gonzaga, 1744—1810），出生于葡萄牙波尔图市，父亲为巴西人，母亲是英裔葡萄牙人。8岁时随同父母来到巴西，先是在巴伊亚耶稣教会学校读书，1763年又前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毕业后在葡萄牙贝雅市担任法官。1782年回到巴西，任米纳斯吉拉斯州维拉里卡市法官。1786年被任命为巴伊亚市高级法院院长。此时，年逾40岁的贡萨加爱上了17岁的少女玛丽娅·多罗特拉，热恋的激情使他开始写起爱情抒情诗来：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47页。

我的心上人呀，
 你的美丽要胜过那
 洁白的百合
 绽开的玫瑰。^①

1789 年，正当他准备与这位少女结婚时，因参与“米纳斯吉拉斯州密谋案”而被捕入狱，随即被押送到里约热内卢市服刑。在此期间，他继续从事诗歌创作，1792 年出版了抒情长诗《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Marília de Dirceu*）的第一部分。同年他被流放到莫桑比克，曾在那里当过律师，并在当地政府担任过公职，后来与一位富有的寡妇结了婚。1799 年，《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第二部分问世，翌年诗人病逝于莫桑比克。

《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这部抒发爱情的长诗采用了牧歌的形式，牧羊人迪尔塞乌是诗人自己的化身，牧羊女玛丽莉娅的原型则是诗人所热恋的少女玛丽娅·多罗特娅。全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诗人在被捕入狱前于热恋之中写成的，男主人公迪尔塞乌倾吐了对玛丽莉娅的深挚爱情，表达了对理想化了的恋人的无限眷恋，反映了对没有痛苦和没有罪恶的和平、宁静生活的渴望，充满了对未来的婚后生活的憧憬：

玛丽莉娅，你不会看到成群的俘虏
 或从湍急河流内的圩田内，
 或从埋有矿藏的大山里，
 挖取碎石和肥沃的土壤。

你不会看到那灵巧的黑人
 把粗沙从沉重的矿石上剥离，

① 选自《葡萄牙语文学史》第 101 页。

在淘金器的底部
金粒已经闪烁出光辉。

你不会看到他们砍倒原始的荆棘丛，
烧毁那依然幼嫩的树林，
用肥沃的灰烬当作肥料，
把谷粒撒进坑中。

你不会看到他们把芳香的干烟叶
卷成黑色的圆捆，
也不会看到他们在转动的齿轮中
榨出甘甜的蔗汁。

你看到的会是宽大的书桌上
高高堆满的一份份诉讼卷宗，
你会看到我翻阅一本本厚书
对一个个案件作出裁定。

在我查找资料的时候
你高兴地将我陪伴，
阅读着睿智的历史
还有那诗句中的歌。

你会高声朗诵那美丽的形象，
看到你给予的公正赞美
我会重新埋头阅读
那令人乏味的卷宗。

假如你看到有个美女受到赞颂，

玛丽莉娅，你不必嫉妒她的好运，
因为也有人永远
把你的美丽记在心间。^①

长诗的第二部分是诗人在被捕入狱之后写成的，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描述了自己肉体和精神所忍受的痛苦，表达了他对命运、正义、荣誉所进行的思考以及对恋人的深情怀念。这首抒情长诗虽然属于典型的阿卡迪亚派诗歌，但已开始流露出较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这部诗作用词准确，简朴自然，真切感人，同时还经常出现一些富有哲理的精雕细刻的诗句。基于上述原因，《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成了最受人们喜爱的巴西殖民时期的一部文学作品，它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

在《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第一部分出版的同时，曾有人匿名克里蒂洛以诗歌形式写出 12 封信，假托在智利发生的事情对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这就是巴西文学史上著名的《智利来信》（*Cartas Chilenas*）。巴西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智利来信》出于托马斯·安东尼奥·贡萨加之手。

巴西利奥·达·加马（Basilio da Gama, 1741—1795）米纳斯吉拉斯州人。曾在里约热内卢市耶稣教会学校和圣若泽神学院读过书。1769 年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求学期间，因被怀疑与当时受到驱逐的耶稣会有联系而遭监禁，并被判处流放到安哥拉。由于他为权势显赫的蓬巴尔侯爵的女儿写了一首极为出色的婚礼贺诗，得到侯爵的赏识，不但获释，而且还被任命为王室秘书。此后他一直定居在葡萄牙，1795 年逝世于里斯本市。

巴西利奥·达·加马不仅是“米纳斯吉拉斯州派”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而且也是整个 18 世纪巴西最杰出的一位诗人。他写过抒情诗如《悲剧的朗诵》（1772）、《福地》（1776）、《怀念的慰藉》（1791）

和《金图比亚》(1791)等,然而,给他带来最大声誉的乃是1769年他在里斯本完成的史诗《乌拉圭》(*O Vraguai*)。

在巴西现南里约格朗德州西北部的葡属殖民地中,有7个村落被西班牙72名耶稣会教士所占领,那里居住着3万名印第安人;而现乌拉圭南部靠近蒙得维的亚西属殖民地的萨克拉门托地区则为葡萄牙殖民者所占据。为解决这一领土问题,175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署了马德里条约,规定葡萄牙将萨克拉门托地区交给西班牙管辖,西班牙把由该国耶稣会教士占据的7个村落交给葡萄牙管辖。1759年,葡萄牙派遣戈麦斯·德·安德拉德率人前往该地去划定界标,当地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耶稣会教士的率领下对前来的葡萄牙人发动了攻击。葡萄牙人先是被迫后撤,随即便在西班牙政府支持下率领西葡联军对三万余名印第安人发起进攻,史书上把这次战争称之为乌拉圭战争。巴西利奥·德·加马的史诗《乌拉圭》所记述的就是这一战争。

1750年,蓬巴尔侯爵出任葡萄牙首相,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其执政期间,大批耶稣会教士被驱逐出葡萄牙和巴西。《乌拉圭》是献给曾任巴西帕拉州总督的蓬巴尔侯爵的弟弟的一部史诗,原为颂扬蓬巴尔首相推行的反对耶稣教会的政策,以取悦于这位侯爵。从历史角度来看,这部史诗的主题价值有限,诗人的创作意图曾受到当时人们的非难。《乌拉圭》一书主要是因其纯粹的文学价值才得以成为传世之作,为诗人赢得了声誉。

《乌拉圭》是一部无韵史诗,在形式上它突破了当时被视为典范的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模式,在内容上它用印第安人神话中的人物取代了西方神话中的诸神,体现了美洲本土主义色彩。《乌拉圭》讴歌了葡萄牙人戈麦斯·德·安德拉德的业绩,同时也讴歌了印第安武士的英雄气概,把讥讽的矛头指向耶稣会教士,将他们视为葡萄牙的敌人和蒙蔽印第安人的骗子。

这场战争是“火枪与原始弓箭的二重唱”,处于劣势的印第安

武士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虽然最终被火枪所战胜，却成为诗人讴歌的英雄。该诗第二章对战争场面有着具体描写：蒙得维的亚总督开枪打伤了印第安武士塞佩，然后策马飞驰到他的身边，诗人接着写道：

总督高喊：“不投降就让你死亡。”
高傲的印第安人没有作声，
却弯弓将箭射出
想结束总督的性命。
因为失手箭儿稍有偏离，
紧擦着总督的面颊飞速而去。
西班牙人不想拖延最后的胜利，
怒气冲冲地将枪举起
朝着对方胸膛扣动了扳机。
距离太近，子弹可怕地毁坏了
那已解除了武装的身躯。
可以看到，断裂的肋骨里面
内脏在不停抽搐。塞佩三次
想从地面上站起，又三次倒地，
冰冷的死神在他双目中游动
阴影和沉重的困倦遮盖了他的眼睛。^①

显而易见，西班牙人是个胜利者，但战死疆场的印第安武士更是令人敬佩的英雄。

作为一部叙事史诗，《乌拉圭》在结构布局方面颇为得体，使情节得以平衡地展开。语言生动、简朴、自然，不着雕琢痕迹。除叙述战争经过之外，对当地的自然景物生动的描写尤其是对印第安

① 选自《巴西文学选读》第一卷第 54 页。

人风俗习惯的描写增加了这部史诗的本土主义成分，使其更富有巴西的特色。

巴西利奥·达·加马有着抒情诗人的气质和丰富的想像力，优美而感人的诗句在这部作品中俯拾即是，其中最为动人的一节是对林多娅之死的描写。林多娅是印第安酋长的女儿，当这位美丽的姑娘得知丈夫战死疆场时，痛不欲生地来到阴暗的森林，不幸被毒蛇咬伤而死去：

爱神曾栖息过的眼睛
而今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
她的嘴巴，多少次面对无情的风和天空
讲述过她许许多多的不幸
而今却默不作声，
苍白的面孔依然保留着
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悲戚，
纵然是铁石心肠也会动情，
死亡在她的脸上竟是这等美丽！^①

这些感人至深的诗句为历代读者所称颂，被视为巴西诗歌的典范。史诗《乌拉圭》正是以其感人的艺术力量在巴西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若泽·德·斯塔·里塔·杜朗(José de Santa Rita Durão, 1722—1784)，米纳斯吉拉斯州人。先是进入里约热内卢市一所耶稣教会学习，后前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攻读神学和哲学，获神学与哲学博士学位。曾当过圣奥古斯丁教会的修士，因参与反对耶稣会的论战，被迫离开葡萄牙，流亡到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1777年返回葡萄牙，在科英布拉大学任教，担任过科英布拉大学神学院院长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95页。

职务。1784 年逝世于葡萄牙。其主要作品是 1781 年出版的史诗《卡拉穆鲁》(*Caramuru*)。

史诗《卡拉穆鲁》的副标题为《发现巴伊亚的史诗》，讲述的是葡萄牙人迪奥戈·阿尔瓦雷斯·科雷亚发现巴伊亚的事迹，主人公迪奥戈是个虚构的人物。16 世纪中叶，葡萄牙盛行航海冒险，为王国寻找海外殖民地。迪奥戈随一艘远航大船漂洋过海，在滚滚浪涛中船只触礁撞为几段。他和 6 个同伴抱住一些漂浮物随波逐流得以逃生，其余的人则全都葬身鱼腹。他们漂浮到一片陆地，即今日的巴西巴伊亚州。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印第安人以为他们是天上掉下来的不祥之物，决定处死他们，先作祭物，然后分而食之。6 个同伴就这样殉了难，只有迪奥戈由于骨瘦如柴又有病态，印第安人担心把他作为祭物会亵渎神灵而得以幸免。一天，迪奥戈用从沉船中抢救出的一只火枪打下一只飞鸟，使印第安人大惊失色，把他奉若神明，称他为“卡拉穆鲁”(印第安语，意为“雷电之子”)。迪奥戈渐渐地掌握了当地的印第安人，凌驾于酋长之上，成为该部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久，酋长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女儿帕拉瓜苏许配给迪奥戈。身为基督教徒的迪奥戈怀念故土，他命令土著印第安人为他建造一只由他亲手设计的木船，决定把帕拉瓜苏带往欧洲，先为她洗礼命名，然后再与她成婚。当木船启航的时候，5 名印第安少女认为他们将开赴仙界，便下水游泳，紧随在船后苦追不舍，直至其中一个力尽溺水而亡方才罢休。船在法国靠岸，帕拉瓜苏在那里接受了洗礼，并依照其教母卡特琳娜·德·梅迪西的名字取名为卡特琳娜，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当迪奥戈夫妇回到巴伊亚后，印第安人想拥立帕拉瓜苏为他们帝国的继承人，但已成为基督教徒并改名为卡特琳娜的帕拉瓜苏放弃了这一权利，支持葡萄牙国王派遣去的托梅·德·索萨行使统治权。迪奥戈和帕拉瓜苏均受到葡萄牙国王的嘉许。

《卡拉穆鲁》在形式上全然模仿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所以有巴西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之称。《卡

拉穆鲁》以叙述见长，但和史诗《乌拉圭》相比，诗人显然缺乏巴西利奥·达·加马的气质与激情。尽管如此，该诗中也仍有不少感人的章节，例如，当迪奥戈和帕拉瓜苏一同乘船离开巴西前往欧洲，帕拉瓜苏的情敌莫埃玛游泳追随着他们的船只直至溺水而亡时，诗人这样描写道：

眼睛失去了光亮，她浑身颤抖惊恐万状，
脸色惨白，全然一幅垂死前的模样，
失去生机的手指，松开了船舵，
在咸味的泡沫之中，沉向了海底。
但是当海浪怒吼着升起，
她再一次在海面上出现，
满含悲痛喊叫了一声：“啊，无情的迪奥戈！”
随后就沉入水中再也没有露面。^①

和《乌拉圭》中描写林多娅被毒蛇咬伤致死的诗句一样，这些诗句也一直为评论家和读者所称颂。

史诗《卡拉穆鲁》在运用本土素材方面较为突出，印第安人的民俗及其信仰和宗教仪式，巴西热带的自然风光和动植物，巴伊亚的历史事件和地理环境，在这部史诗里都有所描写。其中虽有虚构的成分，例如主人公迪奥戈是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传奇式人物，“肤色恰如白雪”的帕拉瓜苏也并不像一位印第安少女，然而这部史诗仍然犹如一部百科全书，通过它人们可以对 16 世纪中叶巴伊亚的发现与发展有所了解。《卡拉穆鲁》的现存价值也许恰恰在于这一点。

阿卡迪亚时期较为著名的诗人还有伊纳西奥·若泽·德·阿尔瓦伦加·佩肖特（1744?—1793）和曼努埃尔·伊纳里奥·德·西尔瓦·阿尔

① 选自《巴西文学读本》第 101 页。